



史記

文／白／对／照

(西汉) 司马迁◎撰
中华文化讲堂◎译

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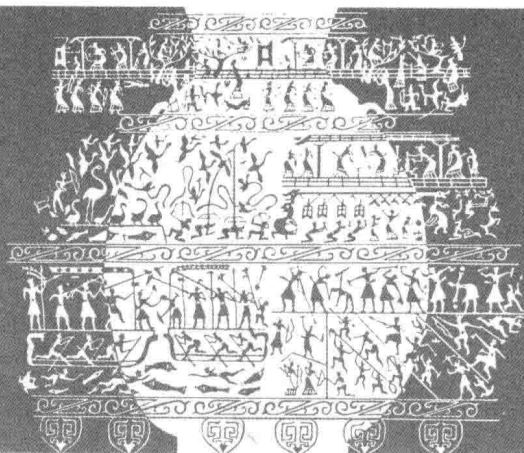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華僑出版社

文／白／对／照

史記

(西汉) 司马迁◎撰
中华文化讲堂◎译

二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一 郭家世印太吳

世家

吴太伯世家第一

吴太伯，太伯弟仲雍，皆周太王之子，而王季历之兄也。季历贤，而有圣子昌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，于是太伯、仲雍二人乃奔荆蛮，文身断发，示不可用，以避季历。季历果立，是为王季，而昌为文王。太伯之奔荆蛮，自号句吴。荆蛮义之，从而归之千余家，立为吴太伯。

太伯卒，无子，弟仲雍立，是为吴仲雍。仲雍卒，子季简立。季简卒，子叔达立。叔达卒，子周章立。是时周武王克殷，求太伯、仲雍之后，得周章。周章已君吴，因而封之。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，是为虞仲，列为诸侯。

周章卒，子熊遂立，熊遂卒，子柯相立。柯相卒，子强鸠夷立。强鸠夷卒，子余桥疑吾立。余桥疑吾卒，子柯卢立。柯卢卒，子周繇立。周繇卒，子屈羽立。屈羽卒，子夷吾立。夷吾卒，子禽处立。禽处卒，子转立。转卒，子颇高立。颇高卒，子句卑立。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公，以开晋伐虢也。句卑卒，子去齐立。去齐卒，子寿梦立。寿梦立而吴始益大，称王。

自太伯作吴，五世而武王克殷，封其后为二：其一虞，在中国；其一吴，在夷蛮。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。中国之虞灭二世，而夷蛮之吴兴。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。

王寿梦二年，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，自晋使吴，教吴用兵乘车，令其子为吴行人，吴于是始通于中国。吴伐楚。十六年，楚共王伐吴，至衡山。

二十五年，王寿梦卒。寿梦有子四人，长曰诸樊，次曰馀祭，次

吴太伯和他的弟弟仲雍，都是周太王的儿子，周王季历的哥哥。季历德才兼备，还有一个德才出众的儿子昌，太王打算立季历为王，以便传位给昌，于是太伯、仲雍二人就逃往荆蛮，随当地习俗在身上刺满花纹、剪断头发，以示不能够再被任用，借以避让季历。后来季历果然被立为国君，就是王季，他的儿子昌就是周文王。太伯逃到荆蛮后，自称其部落为“句吴”。荆蛮百姓认为他很有节义，追随归顺他的有一千余家，拥立他为吴太伯。

太伯死后，没有儿子，他的弟弟仲雍即位，就是吴仲雍。仲雍死后，他的儿子季简继位。季简死后，他的儿子叔达继位。叔达死后，他的儿子周章继位。那时正值周武王战胜殷纣王，寻找太伯、仲雍的后代，找到了周章。周章已经是吴国国君了，因此周武王便正式封他为吴国国君。又把周章之弟虞仲封在周朝北边的夏都的故址，这便是虞仲，位列诸侯。

周章死后，他的儿子熊遂继位。熊遂死后，他的儿子柯相继位。柯相死后，他的儿子强鸠夷继位。强鸠夷死后，他的儿子余桥疑吾继位。余桥疑吾死后，他的儿子柯卢继位。柯卢死后，他的儿子周繇继位。周繇死后，他的儿子屈羽继位。屈羽死后，他的儿子夷吾继位。夷吾死后，他的儿子禽处继位。禽处死后，他的儿子转继位。转死后，他的儿子颇高继位。颇高死后，他的儿子句卑继位。这时晋献公灭掉了周北面的虞公，为晋国攻打虢国打通了道路。句卑死后，他的儿子去齐继位。去齐死后，他的儿子寿梦继位。寿梦继位后吴国日益强大，从此便自称为王。

从太伯建立吴国开始，到第五代时周武王灭掉殷朝，吴太伯的后代被分封在两个地方：其一是虞国，在中原地区；另一个是吴国，在夷蛮地带。到第十二代时晋国灭掉了中原地区的虞国。又过了两代，夷蛮地区的吴国兴盛起来。从太伯到寿梦总共传了十九代。

吴王寿梦继位后的第二年，楚国逃亡的大夫申公巫臣因与楚国大將子反结怨而逃到晋国，后又从晋出使吴国，教给吴国用兵之术和车战之法，让他的儿子做吴国的外交官。从此，吴国开始与中原各国交往。吴国在这一年派兵征伐楚国。寿梦十六年，楚共王出兵征伐吴国，一直打到吴国衡山。

吴王寿梦继位二十五年之后去世。寿梦有四个儿子，长子叫诸樊，次子叫餘

曰馀昧，次曰季札。季札贤，而寿梦欲立之，季札让不可，于是乃立长子诸樊，摄行事当国。

王诸樊元年，诸樊已除丧，让位季札。季札谢曰：“曹宣公之卒也，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，将立子臧，子臧去之，以成曹君，君子曰‘能守节矣’。君义嗣，谁敢干君！有国，非吾节也。札虽不材，原附于子臧之义。”吴人固立季札，季札弃其室而耕，乃舍之。秋，吴伐楚，楚败我师。四年，晋平公初立。

十三年，王诸樊卒。有命授弟馀祭，欲传以次，必致国于季札而止，以称先王寿梦之意，且嘉季札之义，兄弟皆欲致国，令以渐至焉。季札封于延陵，故号曰延陵季子。

王馀祭三年，齐相庆封有罪，自齐来奔吴。吴予庆封朱方之县，以为奉邑，以女妻之，富于在齐。

四年，吴使季札聘于鲁，请观周乐。为歌周南、召南。曰：“美哉，始基之矣，犹未也。然勤而不怨。”歌邶、鄘、卫。曰：“美哉，渊乎，忧而不困者也。吾闻卫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，是其卫风乎？”歌王。曰：“美哉，思而不惧，其周之东乎？”歌郑。曰：“其细已甚，民不堪也，是其先亡乎？”歌齐。曰：“美哉，泱泱乎大风也哉。表东海者，其太公乎？国未可量也。”歌豳。曰：“美哉，荡荡乎，乐而不淫，其周公之东乎？”歌秦。曰：“此之谓夏声。夫能夏则大，大之至也，其周之旧乎？”歌魏。曰：“美哉，汾汾乎，大而宽，俭而易，行以德辅，此则盟主也。”歌唐。曰：“思深哉，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？不然，何忧之远也？非令德之后，谁能若是！”歌陈。曰：“国无主，其能久乎？”自邠以下，无讥焉。歌小雅。曰：“美哉，思而不贰，怨而不言，其周德之衰乎？犹有先

祭，三子叫馀昧，四子叫季札。季札最有才能，寿梦便想立他为王，但季札避让不接受，于是只好仍让长子诸樊继位，总理诸事务，代理执掌国政。

吴王诸樊元年，服丧期满之后，他就把王位让给季札。季札推辞说：“曹宣公死后，各国诸侯和曹国的人们都认为新立的曹成公不义，想立子臧为曹君，子臧离开曹国，最终成全了曹成公做国君的愿望。人们都称赞子臧是个能遵守节义的人。作为长子您本就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，谁敢反对您呢！让我做国君，这不是我应有的节操。我虽无能，但是愿学习子臧那样的义举。”吴国人坚持要立季札，他就抛弃了家室财产去当了农民，吴人只好放弃。秋天，吴又征伐楚国，楚军打败了吴军。诸樊四年，晋平公继位。

诸樊在位十三年后去世，立遗嘱要将王位传给他的弟弟馀祭，目的是想按次序以兄传弟，最终还是要把王位传给季札，来满足先王寿梦的遗愿。而且因为他们几个兄弟也都赞赏季札让国的高风亮节，都想把国君之位传给他，想用这种渐进的方法达到目的。季札被封在延陵，因此人们称其为延陵季子。

吴王馀祭三年，齐国相庆封因获罪从齐国逃到吴国。吴王把朱方县赏赐给他作为奉邑，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，结果庆封比原先在齐国还富有。

馀祭四年，吴国派季札到鲁国访问。到鲁国后，季札请求观赏周王室的音乐，乐工们为他演唱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。季札说：“美啊，开始奠定基础了，还未达到完善的程度。但是可以看出百姓勤劳而无怨言。”乐工们又演唱《邶风》、《鄘风》、《卫风》。季札说：“美啊，深沉呐，虽遭坎坷但却不会陷于困顿颓唐。我听说卫康叔、卫武公的德行就是如此。这应该是《卫风》吧？”乐工们又演唱《王风》。季札说：“美啊，思虑但不恐惧，这应是周王室东迁以后的歌曲吧？”又演唱《郑风》。季札说：“太过琐碎了，人民将会难以忍受的，这个国家恐怕要率先灭亡吧？”又演唱《齐风》。季札说：“美啊，乐曲宏大深远，真有大国之风。堪为东海一方的表率，这不正是姜太公的国家吗？国家的前途无可限量啊！”又演唱《豳风》。季札说：“美啊，宽阔无边，欢快而又不过分，这应是周公东征的歌曲吧？”又演唱《秦风》。季札说：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夏声吧，能做夏声事业就能发展，且能发展到极点，这应是周室旧地的乐曲吧？”又演唱《魏风》。季札说：“美啊，婉转悠扬，洪亮柔和，朴实平易，如能施行德政，就能成为天下盟主。”又演唱《唐风》。季札说：“思虑深远啊，这是陶唐氏的遗韵吧？不然，怎能如此忧思深远呢？若不是具有美德之人的后代，谁能够做到这样！”又演唱《陈风》。季札说：“国家若无良君，能够长久得了吗？”《邠风》以后的乐曲，季札就没有再加以评论了。当乐师们演唱到《小雅》时，季札说：“美啊，满怀忧思但却无二心，虽有怨怒但不露于言表，

王之遗民也。”歌大雅。曰：“广哉，熙熙乎，曲而有直体，其文王之德乎？”歌颂。曰：“至矣哉，直而不倨，曲而不诎，近而不逼，远而不携，而迁不淫，复而不厌，哀而不愁，乐而不荒，用而不匮，广而不宣，施而不费，取而不贪，处而不底，行而不流。五声和，八风平，节有度，守有序，盛德之所同也。”见舞象箭、南籥者，曰：“美哉，犹有感。”见舞大武，曰：“美哉，周之盛也其若此乎？”见舞韶濩者，曰：“圣人之弘也，犹有惭德，圣人之难也！”见舞大夏，曰：“美哉，勤而不德！非禹其谁能及之？”见舞招箭，曰：“德至矣哉，大矣，如天之无不燠也，如地之无不载也，虽甚盛德，无以加矣。观止矣，若有他乐，吾不敢观。”

去鲁，遂使齐。说晏平仲曰：“子速纳邑与政。无邑无政，乃免于难。齐国之政将有所归；未得所归，难未息也。”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，是以免于栾高之难。

去齐，使于郑。见子产，如旧交。谓子产曰：“郑之执政侈，难将至矣，政必及子。子为政，慎以礼。不然，郑国将败。”去郑，适卫。说蘧瑗、史狗、史鳅、公子荆、公叔发、公子朝曰：“卫多君子，未有患也。”

自卫如晋，将舍于宿，闻钟声，曰：“异哉！吾闻之，辩而不德，必加于戮。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，惧犹不足，而又可以畔乎？夫子之在此，犹燕之巢于幕也。君在殡而可以乐乎？”遂去之。文子闻之，终身不听琴瑟。

适晋，说赵文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曰：“晋国其萃于三家乎！”将去，谓叔向曰：“吾子勉之！君侈而多良，大夫皆富，政将在三家。吾子直，必思自免于难。”

这应是周德衰微时的乐曲吧？但还有先王的遗民之情啊。”又演唱《大雅》。季札说：“宏伟啊，如此和谐安乐，旋律曲折委婉但基调仍刚直强劲，这就是周文王美德的象征吧？”又演唱《颂》。季札说：“达到极致了。曲调刚直有力却不傲慢，旋律婉曲优美却不卑微，亲近却不紧迫，疏远却不离叛，节奏富于变化却不乱，回还反复却不会让人厌倦，虽哀伤却不愁苦，虽有欢乐却不荒淫，不断运用而不会匮乏，广博宏阔而又不自显，施恩但不会浪费，求取而不陷贪婪，静止而不拘滞，行进而不漫流。五声和谐，八音适度，节奏有度数，旋律有规则，圣德之人都是这个样子的。”季札观看了乐工表演的《象箭》、《南籥》之舞，说：“很美啊，但仍有少许缺憾。”看到舞《大武》，说：“很美啊，周朝强盛的时候大概就像这样吧？”看到舞《韶濩》，说：“圣人之德大概就像这样恢弘吧，但还觉得有不足的地方，做圣人真是太难啊。”看到舞《大夏》，说：“很美啊，辛劳而不居功自傲，除了大禹还有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？”看到舞《招箭》，说：“品德之高已经达到顶点了，太伟大了，如上天覆盖万物，如大地无不承载，虽然再有好的圣德，也无以复加了。到这里可以停止了，即使还有其他的乐、舞，我也不敢再欣赏了。”

季札离开鲁国，出使到齐国。他劝晏婴说：“你快些交出你的封邑和政权。没有这些东西，你才能免于祸患。齐国的政权很快就要另有归属，在还没有改变之前，国家祸乱不会平息的。”因此，晏婴通过陈桓子交出了封邑与政权，所以在栾、高二氏相互攻杀的祸难中他才得以幸免。

季札离开齐国，又出使郑国。见到子产，就像见到了故人。他对子产说：“郑国执掌政权的人奢侈，灾难就要降临了，政权一定会落在您的身上。您当权之后，要谨慎小心，以礼治理国事。不然，郑国将要衰败！”离开郑国之后，季札又来到卫国。他非常欣赏蘧瑗、史狗、史鰌、公子荆、公叔发、公子朝这些人，他说：“卫国君子很多，因此国家不会有问题。”

从卫国到晋国，季札准备留宿在戚邑，听到鼓钟作乐之声，说：“奇怪！我听说有雄辩之才却无德行，那样只会招致灾祸。孙文子得罪卫君逃到这里，小心翼翼尚恐不够，还有心思玩乐吗？孙文子在这里，就如燕子将巢筑在帷幕之上那样危险。而且国君尚在棺中停殡未葬，难道可以作乐吗？”于是他赶紧离开戚邑。孙文子听说这事后，一辈子不再听音乐。

季札到晋国，很喜欢赵文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，对他们说：“晋国政权将要集中到这三家吧。”他离开晋国时，对叔向说：“你要勉力而行啊！晋国国君奢纵，但良臣还有很多，大夫很富裕，政权将要落于韩、赵、魏三家手中。你为人正直，一定要思虑如何让自己免于祸患。”

季札之初使，北过徐君。徐君好季札剑，口弗敢言。季札心知之，为使上国，未献。还至徐，徐君已死，于是乃解其宝剑，系之徐君冢树而去。从者曰：“徐君已死，尚谁予乎？”季子曰：“不然。始吾心已许之，岂以死倍吾心哉！”

七年，楚公子围弑其王夹敖而代立，是为灵王。十年，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之朱方，以诛齐庆封。吴亦攻楚，取三邑而去。十一年，楚伐吴，至雩娄。十二年，楚复来伐，次于乾溪，楚师败走。

十七年，王馀祭卒，弟馀昧立。王馀昧二年，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焉。

四年，王馀昧卒，欲授弟季札。季札让，逃去。于是吴人曰：“先王有命，兄卒弟代立，必致季子。季子今逃位，则王馀昧后立。今卒，其子当代。”乃立王馀昧之子僚为王。

王僚二年，公子光伐楚，败而亡王舟。光惧，袭楚，复得王舟而还。

五年，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，公子光客之。公子光者，王诸樊之子也。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，当传至季子。季子即不受国，光父先立。即不传季子，光当立。阴纳贤士，欲以袭王僚。

八年，吴使公子光伐楚，败楚师，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。因北伐，败陈、蔡之师。九年，公子光伐楚，拔居巢、钟离。初，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，二女家怒相灭，两国边邑长闻之，怒而相攻，灭吴之边邑。吴王怒，故遂伐楚，取两都而去。

伍子胥之初奔吴，说吴王僚以伐楚之利。公子光曰：“胥之父兄为僇于楚，欲自报其仇耳。未见其利。”于是伍员知光有他志，乃求勇士专诸，见之光。光喜，乃客伍子胥。子胥退而耕于野，以待专诸

季札开始出使时，北行路过徐国，拜访了徐国国君。徐君喜欢季札的宝剑，但嘴里没好意思说出来。季札心里明白徐君之意，但因还要去出使中原各国，因此没把宝剑送给徐君。出使归来时又经徐国，这时徐君已死，季札解下腰间的宝剑，挂在徐君坟前的树木之上方才离开。随从人员说：“徐君已死，那宝剑还留下来给谁呀？”季札说：“不能这样说，当初我在心里已答应了他，怎能因为徐君已死就违背我自己的意愿呢！”

吴王徐祭七年，楚国公子围杀死了楚王夹敖而自立为王，这便是灵王。徐祭十年，楚灵王与诸侯会盟，并率领诸侯征伐吴国朱方，出师理由是诛惩齐国乱臣庆封。同年，吴国也攻打楚国，占领楚国三个城邑后离开。徐祭十一年，楚国征伐吴国，一直打到雩娄。徐祭十二年，楚国再次征伐吴国，在乾溪驻军数日，结果被吴国打败。

徐祭十七年，吴王徐祭死去，其弟徐昧继位。徐昧二年，楚国的公子弃疾杀死楚灵王，自己代立为君。

徐昧四年，吴王徐昧死，想传位给弟弟季札。季札推让，便逃离了。于是吴人说：“先王有遗囑，哥哥死后由弟弟继位，一定要传国给季札。季札现在逃走了，那吴王徐昧成为兄弟中最后一个当国君的人。现在他死了，他的儿子应代其为王。”于是立徐昧的儿子僚为吴王。

吴王僚二年，公子光率兵征伐楚国，打了败仗，把吴先王的船也丢了。公子光害怕因此获罪，就偷袭楚军，又夺回了王舟，返回吴国。

吴王僚五年，楚国流亡之臣伍子胥来到吴国，公子光以客礼接待他。公子光是王诸樊的儿子。他一直认为：“我父亲兄弟四人，（依次相传）现在应该传到季札。但季札现在不愿当国君，我父亲是最先被立为王的。既然季札不愿接受王位，那便应当传给我。”于是，他在暗中招纳贤士，准备刺杀吴王僚。

吴王僚八年，吴王派公子光再次征伐楚国，大败楚军，把原楚太子建之母从居巢接到吴国。他又乘势北伐，打败陈、蔡的军队。九年，公子光又征伐楚国，攻克居巢、钟离二城。当初，楚国边城卑梁氏有少女与吴国边城女子争抢桑叶，两个家族互相攻击。两国边邑的官长听说此事，也愤怒起来，互相攻杀，楚国边邑灭亡了吴国的边邑。吴王听到后非常生气，所以出兵伐楚，攻取居巢、钟离两个县城。

伍子胥刚到吴国时，就曾用伐楚的好处来劝说吴王僚攻打楚国。公子光说：“子胥的父、兄是被楚王杀害的，他劝您伐楚是为了报自己的私仇，对吴国并无好处。”伍子胥这才明白公子光别有目的，于是便找来了一个勇士专诸，介绍给公子光。公子光十分高兴，就用客礼对待伍子胥。伍子胥退居郊野耕作度日，暗

之事。

十二年冬，楚平王卒。十三年春，吴欲因楚丧而伐之，使公子盖馀、烛庸以兵围楚之六、灊。使季札于晋，以观诸侯之变。楚发兵绝吴兵后，吴兵不得还。于是吴公子光曰：“此时不可失也。”告专诸曰：“不索何获！我真王嗣，当立，吾欲求之。季子虽至，不吾废也。”专诸曰：“王僚可杀也。母老子弱，而两公子将兵攻楚，楚绝其路。方今吴外困于楚，而内空无骨鲠之臣，是无奈我何。”光曰：

“我身，子之身也。”四月丙子，光伏甲士于窟室，而谒王僚饮。王僚使兵陈于道，自王宫至光之家，门阶户席，皆王僚之亲也，人夹持铍。公子光佯为足疾，入于窟室，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。手匕首刺王僚，铍交于匈，遂弑王僚。公子光竟代立为王，是为吴王阖庐。阖庐乃以专诸子为卿。

季子至，曰：“苟先君无废祀，民人无废主，社稷有奉，乃吾君也。吾敢谁怨乎？哀死事生，以待天命。非我生乱，立者从之，先人之道也。”复命，哭僚墓，复位而待。吴公子烛庸、盖馀二人将兵遇围于楚者，闻公子光弑王僚自立，乃以其兵降楚，楚封之于舒。

王阖庐元年，举伍子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。楚诛伯州犁，其孙伯嚭亡奔吴，吴以为大夫。

三年，吴王阖庐与子胥、伯嚭将兵伐楚，拔舒，杀吴亡将二公子。光谋欲入郢，将军孙武曰：“民劳，未可，待之。”四年，伐楚，取六与灊。五年，伐越，败之。六年，楚使子常囊瓦伐吴。迎而击之，大败楚军于豫章，取楚之居巢而还。

九年，吴王阖庐请伍子胥、孙武曰：“始子之言郢未可入，今果如何？”二子对曰：“楚将子常贪，而唐、蔡皆怨之。王必欲大伐，必得唐、蔡乃可。”阖庐从之，悉兴师，与唐、蔡西伐楚，至于汉水。楚亦发兵拒吴，夹水陈。吴王阖庐弟夫概欲战，阖庐弗许。夫概曰：“王已属臣

中观察等待着专诸大事成功。

吴王僚十二年冬，楚平王去世。十三年春，吴王想乘着楚国治丧期间起兵伐楚，派公子盖馀、烛庸带兵包围楚国的六、濞二邑，派季札出使晋国，以观察中原诸侯的动静。谁知楚国派奇兵切断吴军后路，吴兵被阻不能回国。这时吴公子光说，“机不可失。”告诉专诸说：“没有追求就没有收获。我是真正的王位继承人，应当即位，我打算谋取王位。季札即使回国，也不会废掉我的。”专诸说：“杀死王僚的条件已经具备，国内只有他的老母幼子，而他两个弟弟率兵攻楚，被阻绝了归路。现在吴王境外被楚国所困扰，国内没有刚直忠诚之臣，他拿我们没什么办法。”公子光说：“我的身体，就是你的身体，祸福与共。”四月丙子日，公子光把甲士埋伏于地下室之中，然后请王僚来宴饮。王僚派兵列于道旁，从王宫到公子光之家，直至光家的大门、台阶、屋门、坐席旁，布满王僚的亲兵，人人手执利剑。王僚来到后，公子光假装脚疼，藏进了地下室，派专诸将匕首藏于烤全鱼的腹中，伪装上菜。专诸将鱼送至王僚前时，从鱼腹中取出匕首刺向王僚，左右卫士急用剑刺入专诸胸膛，但王僚已被杀死。公子光果真代立为吴王，就是吴王阖闾。阖闾任命专诸之子为卿。

季札回到吴国，说：“只要对先君的祭祀不废止，人民不至于没有国君，社稷之神得到奉祀，那就是我的国君。我敢怨责谁呢？我只有哀悼死者，侍奉生者，来对待天命安排。祸乱不是自己制造，就应听从新立之君，这是先人的原则啊。”于是季札到王僚的墓上，汇报了自己完成外交任务的经过，痛哭王僚一番，之后回到朝廷中等待新君之命。吴国公子盖馀、烛庸带兵在楚军围困之中，听说公子光杀死王僚自立为王，就带领军队投降了楚国，楚王把他们封在舒地。

吴王阖闾元年，任命伍子胥担任行人之官并参政议国事。楚王杀死了伯州犁，其孙伯嚭逃亡到吴国，吴王任命他为大夫。

三年，吴王阖闾与伍子胥、伯嚭领兵征伐楚国，攻取舒邑，杀了吴国逃亡的公子盖馀、烛庸。阖闾计划顺势进攻楚国都城郢，将军孙武劝告说：“军民征战已很劳顿，现在不能攻打郢都，要等待时机成熟。”四年，吴又伐楚，攻下六邑与濞邑。五年，吴伐越，打败越军。六年，楚国派子常囊瓦征伐吴国，吴军迎头痛击，在豫章大败楚军，攻下楚国居巢才班师回吴。

阖闾九年，吴王阖闾询问伍子胥和孙武说：“当初你们说不能攻打郢都，现在情况如何？”二人回答说：“楚国大将子常贪婪，唐国、蔡国都恨他。大王您如一定大举伐楚，必须联合唐、蔡二国才能成功。”阖闾听从他们的意见，出动全部军队，与唐国蔡国一道西进伐楚，来到了汉水边上。楚国也发兵抵拒，双方隔水列阵。吴王阖闾之弟夫概欲战，阖闾不许。夫概说：“大王已把军队

兵，兵以利为上，尚何待焉？”遂以其部五千人袭冒楚，楚兵大败，走。于是吴王遂纵兵追之。比至郢，五战，楚五败。楚昭王亡出郢，奔郢。郢公弟欲弑昭王，昭王与郢公奔随。而吴兵遂入郢。子胥、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。

十年春，越闻吴王之在郢，国空，乃伐吴。吴使别兵击越。楚告急秦，秦遣兵救楚击吴，吴师败。阖庐弟夫概见秦越交败吴，吴王留楚不去，夫概亡归吴而自立为吴王。阖庐闻之，乃引兵归，攻夫概。夫概败奔楚。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郢，而封夫概于堂溪，为堂溪氏。十一年，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，取番。楚恐而去郢徙都。

十五年，孔子相鲁。

十九年夏，吴伐越，越王句践迎击之携李。越使死士挑战，三行造吴师，呼，自刭。吴师观之，越因伐吴，败之姑苏，伤吴王阖庐指，军却七里。吴王病伤而死。阖庐使立太子夫差，谓曰：“尔而忘句践杀汝父乎？”对曰：“不敢！”三年，乃报越。

王夫差元年，以大夫伯嚭为太宰。习战射，常以报越为志。二年，吴王悉精兵以伐越，败之夫椒，报姑苏也。越王句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，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而行成，请委国为臣妾。吴王将许之，伍子胥谏曰：“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，灭夏后帝相。帝相之妃后缙方娠，逃于有仍而生少康。少康为有仍牧正。有过又欲杀少康，少康奔有虞。有虞思夏德，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，有田一成，有众一旅。后遂收夏众，抚其官职。使人诱之，遂灭有过氏，复禹之绩，祀夏配天，不失旧物。今吴不如有过之强，而句践大于少康。今不因此而灭之，又将宽之，不亦难乎！且句践为人能辛苦，今不灭，后必悔之。”吴王不听，听太宰嚭，卒许越平，与盟而罢兵去。

七年，吴王夫差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，新君弱，乃兴师

委托于我，作战要抓住有利时机才是上策，还等什么！”于是带领其部五千人突袭楚军，楚军大败奔逃。吴王纵兵追击。及至郢都，一共交战五次，楚兵五次被打败。楚昭王逃出郢都，跑到郢县。郢公之弟想杀死昭王，昭王又与郢公逃到随国。吴兵进入郢都。伍子胥、伯嚭从墓中挖出楚平王尸体加以鞭打，来报杀父之仇。

阖闾十年春，越王听说吴王兵驻郢都，国内空虚，举兵伐吴。吴国派另一支军队抗击越兵。楚国向秦国告急，秦国派兵救楚击吴，吴军败北。阖闾之弟夫概看到秦兵越兵同时打败吴兵，吴王又留在楚国不归，夫概就跑回吴国自立为吴王。阖闾闻知后，就领兵回吴，攻打夫概。夫概兵败逃往楚国。楚昭王才得以于九月返回郢都，而把夫概封在堂溪，就是堂溪氏。十一年，吴王命太子夫差伐楚，攻取番邑。楚王恐惧，把国都从郢迁到都。

十五年，孔子担任鲁国国相。

十九年夏，吴兵伐越，越王勾践带兵在携李抗击。越兵派遣敢死队挑战，三次冲向吴阵，高呼口号，自杀于阵前。吴兵被这种奇怪的进攻方式惊呆了，放松了防备，越兵趁势攻击，在姑苏大败吴兵。吴王脚趾被越军击伤，军队退却七里。吴王因此伤重而死。临死前吴王阖闾命立太子夫差为王，对夫差说：“你能忘记勾践杀死了你的父亲吗？”夫差回答说：“不敢忘！”过了三年，吴终于报复了越国。

吴王夫差元年，任命大夫伯嚭为太宰。吴国坚持军事训练，一直心怀报复越国之志。二年，吴王出动全部精兵伐越，在夫椒大败越军，终于报了姑苏失败之仇。越王勾践只得带五千甲兵躲进会稽山，派出大夫文种通过吴国太宰伯嚭请求媾和，愿将越国作为吴国的奴仆之国。吴王想允许，伍子胥劝谏说：“从前有过氏杀了斟灌氏又征伐斟寻氏，灭掉夏帝相。帝相的妻子后缙正在怀孕，逃到有仍国生下少康。少康当了有仍国的牧正之官。有过氏又想杀死少康，少康逃到有虞国，有虞氏怀念夏之恩德，于是把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并封给他纶邑，当时少康只有方圆十里的土地，只有五百部下。但以后少康聚集夏之遗民，整顿官职制度，派人打入有过氏内部，终于消灭了有过氏，恢复了夏禹的业绩，祭祀时以夏祖配享天帝，夏代丢失的全部故物都收复如初。现在吴国不如当年有过氏那么强大，而勾践的实力大于当年的少康。现在不借此时机彻底消灭越国力量，反而又要宽恕他们，不是为以后找麻烦吗！而且勾践为人能坚韧吃苦，现在不消灭他，将来后悔不及。”吴王不听子胥之计，而听从太宰嚭之言，终与越国停战，两国订立和平盟约后，吴国撤军回国。

七年，吴王夫差听说齐景公死后大臣争夺权力，新立之君幼小无势，于是兴

北伐齐。子胥谏曰：“越王句践食不重味，衣不重采，吊死问疾，且欲有所用其众。此人不死，必为吴患。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，而务齐，不亦谬乎！”吴王不听，遂北伐齐，败齐师于艾陵。至缙，召鲁哀公而征百牢。季康子使子贡以周礼说太宰嚭，乃得止。因留略地于齐鲁之南。九年，为骆伐鲁，至，与鲁盟乃去。十年，因伐齐而归。十一年，复北伐齐。

越王句践率其众以朝吴，厚献遗之，吴王喜。唯子胥惧，曰：“是弃吴也。”谏曰：“越在腹心，今得志于齐，犹石田，无所用。且盘庚之诰有颠越勿遗，商之以兴。”吴王不听，使子胥于齐，子胥属其子于齐鲍氏，还报吴王。吴王闻之，大怒，赐子胥属镂之剑以死。将死，曰：“树吾墓上以梓，令可为器。抉吾眼置之吴东门，以观越之灭吴也。”

齐鲍氏弑齐悼公。吴王闻之，哭于军门外三日，乃从海上攻齐。齐人败吴，吴王乃引兵归。

十三年，吴召鲁、卫之君会于橐皋。

十四年春，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，欲霸中国以全周室。六月子，越王句践伐吴。乙酉，越五千人与吴战。丙戌，虏吴太子友。丁亥，入吴。吴人告败于王夫差，夫差恶其闻也。或泄其语，吴王怒，斩七人于幕下。七月辛丑，吴王与晋定公争长。吴王曰：“于周室我为长。”晋定公曰：“于姬姓我为伯。”赵鞅怒，将伐吴，乃长晋定公。吴王已盟，与晋别，欲伐宋。太宰嚭曰：“可胜而不能居也。”乃引兵归国。国亡太子，内空，王居外久，士皆罢敝，于是乃使厚币以与越平。

十五年，齐田常杀简公。

十八年，越益强。越王句践率兵伐败吴师于笠泽。楚灭陈。

二十年，越王句践复伐吴。二十一年，遂围吴。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，越败吴。越王句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，予百家居之。吴王

兵北伐齐国。伍子胥劝谏说：“越王勾践吃饭不设两样以上的菜肴，穿衣不用两种以上的颜色，吊唁死者，慰问病者，这是想利用民众伐吴报仇啊。勾践不死，必为吴国大患。现在越国是我国的心腹大患，您却不注重，反而把力量用于齐国，岂非大错特错！”吴王不听，北伐齐国，在艾陵大破齐兵。兵至缙邑，召见鲁哀公并索取百牢。季康子派子贡列举周礼来劝说太宰伯嚭，吴王才停止。于是吴王肆意略取齐、鲁两国南疆的土地。九年，吴国为骆国讨伐鲁国，到鲁国后，直到与鲁定盟后才离开。十年，吴王趁势伐齐而归。十一年，又一次北伐齐国。

越王勾践带领越国群臣朝拜吴王，献上丰厚贡礼，吴王大喜。只有伍子胥心中害怕，说：“他这是要灭掉吴国啊。”于是劝谏吴王说：“越国近在腹心之地，现在我国虽能战胜齐国，好比石头田地，没有用处。而且《盘庚之诰》说，乱妄之人只有消灭干净，商王朝才能兴旺。”吴王不听，派伍子胥出使齐国，伍子胥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，然后只身回到吴国。吴王听说后大怒，赐给伍子胥属镂之剑，令其自杀。伍子胥临死时说：“你们在我坟上种上梓树，当它们生长到可以制器的时候吴国就要灭亡了。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放在吴都东门上，让我看到越国怎样灭掉吴国。”

齐国大夫鲍氏杀死齐悼公。吴王闻说，在军门外痛哭三日，乃从海上运兵攻齐。齐人打败吴军，吴王只得领兵回国。

十三年，吴王召集鲁、卫二国国君在橐皋盟会。

十四年春，吴王北上与诸侯会盟于黄池，想称霸中原保全周室。六月十一日，越王勾践伐吴。二十日，越兵五千人与吴兵交战。丙戌，俘获吴国太子友。二十二日，越军进入吴国。吴人向夫差报告失败的消息，吴王担心会盟的诸侯听到这个消息，怕有人泄露消息，于是将帐前七人斩杀了。七月初七，吴王与晋定公争夺盟主之位。吴王说：“在周室宗族中我的祖先排行最大。”晋定公说：“在姬姓诸国中只有我晋国当过霸主。”晋国大夫赵鞅发怒，准备攻击吴王，吴王这才让晋定公当了盟主。吴王盟会已毕，与晋定公分手，想伐宋国。太宰伯嚭说：“你能打败宋国，但你不能留下来占有它。”于是领兵归国。吴国没有了太子，国内空虚，吴王在外很久，士卒疲惫，于是就派使者带上厚礼与越国媾和。

十五年，齐大夫田常杀死了齐简公。

十八年，越国更加强大。越王勾践率兵伐吴，大败吴兵于笠泽。楚国灭了陈国。

二十年，越王勾践再次伐吴。二十一年，越兵围困吴国。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越国打败吴国。越王勾践想把吴王夫差流放甬东，给他百户人家，让他住在那里。吴王说：“我老了，不能再侍奉越王。我后悔不听子胥之言，让自